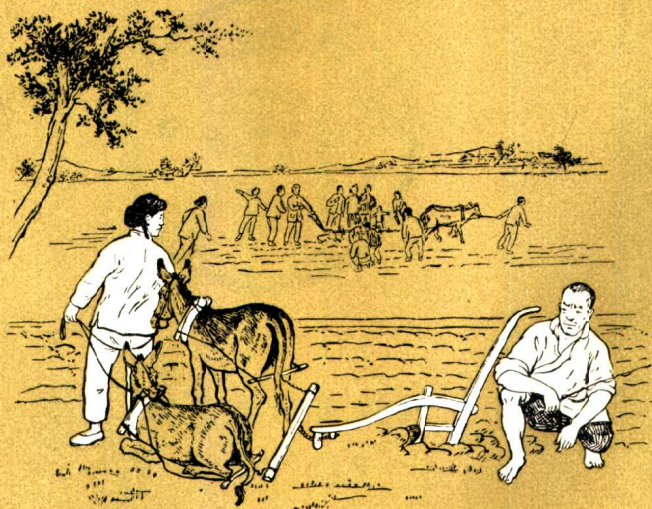


李鳳九重新入社

展飛飛著

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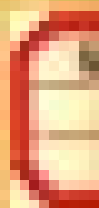
8

李鳳九重新入社

李南南著



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

李鳳九重新入社

展飛飛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一九五四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農民李鳳九喜歡打小算盤，當他參加李多貴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，覺得自己這樣個莊稼能手和別人一樣掙分，吃了虧，心裏就有些不舒服，再加上本村單幹農民雙尖頭的挑撥、引誘，就退社和雙尖頭倆犄犢了。

由於個體農民力量單薄，不能適時耕作，所以在農忙時節，李鳳九和雙尖頭爲了做活先後問題又拆犢了。

李鳳九單幹以後，在一年兩季莊稼中，都減了產，老婆埋怨，兒子也經常誤課，鳳九也覺得退社吃了虧。後經李多貴等人耐心教育，並幫助他解決了許多困難，使他真正認識到組織起來的好處，最後，又重新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李鳳九是李格莊鼎鼎有名的莊稼能手，莊稼地裏熟套活幹的可漂亮啦，鋤、鑿、鉞、鉞件件使的靈巧，耕、耬、穀、打樣樣幹的精妙。可就是有個脾氣，好算小賬。但碰到大賬就往往算計不過來。這就不免有時算小賬吃了大虧。前年上級號召貸水車，他聽李多貴從區上開會回來說水車澆地千個好萬個好，他就眼饞了，正碰上李玉約他合買一架水車，兩個商議成了，也報了一架。夜裏他半宿沒睡着覺，算盤珠在心裏上去下來地直扒拉着算：八百斤糧一架，和李玉二一添作五，每人四百斤，這四百斤糧全家三口能吃兩個月。這麼一算，他又懊悔了。第二天一早起來就去找李多貴和李玉說：『自己沒有井，水車不貸啦！』

李玉說：『咱不是早約計好了的嗎？用我南地的井，你南地那二畝麥子澆起來很能對水。』

李鳳九又說拿不起糧。

李多貴說：『要真拿不起，我借二百斤糧給你，幾時有幾時還。』

鳳九說：『怕管幾時我也還不起。』李多貴再怎麼說，他就是個不貸啦。麥收後，和人家澆水地一比較，他才知道又把賬算錯了，還是多貴的眼光遠。

說起李多貴這個人來，話就長了。他和李多壽是堂兄弟，兩個曾一起給本村地主二霸王家當過僱工。二霸王是個催工的魔王，多貴在他家累個僕了腰，多壽累出個腿痛病來，直到如今還是一幹重活就唉哼。兩人臉上都老早佈滿了皺紋，一看就知道是從小過累日子的人。

一九四七年，李格莊實行土地改革的時候，多貴和多壽在工作同志的領導下，積極帶頭，鬥地主，反惡霸，伸冤訴苦，分配土地，把壓在心底幾十年的悶氣都吐出來了。經過幾次羣衆運動的鍛鍊和考驗，多貴和多壽一起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

一九四八年，多貴和多壽就組織了一個五戶的互助組，組員公推多貴當組長。多貴和多壽這兩股繩真是扭的緊，打互助組成立以後，他倆白天黑夜地研究，找增產門道，把互助組搞得熱火朝天。尤其是多貴，待組員真像親兄弟一樣。組裏誰跟誰有了點小衝突，他就跑這頭、走那頭地勸說，要不把衝突平息下去，他連吃飯也沒有味。正因為多貴這樣的領導，所以得到全體組員的擁護和信任。組員李春桂常說：『沒有骨頭不長肉，若沒有多貴這樣組長來領導，咱組哪會幹得這樣好！』

多貴也常對別人打比方說：『單絲不成線，孤樹不成林，單幹好有一比，「新生的娃娃斷了奶，是長不胖的」，只有組織起來生產，才能由窮走到富。』因為這樣，李多貴互助組年年增加新組員，到去年爲止，全組已經發展到十八戶了。一入了李多貴互助組，誰也不願再出組。

可是李多貴並不滿足，他經常對組員說：『互助起來好，還不如辦合作社好，合作起來，地力、人力就都不受屈啦。』他時常啦啦，組員們把道理弄清楚了，都相信辦社比互助好，並希望能早早辦起來。

李承就常得多貴跟前叨唸：『我的地都在窪裏。年年種的花生、穀子都不保險，等辦起社來，把地合在一起耕種就好啦，愛長麥子、高粱的地，統統種上它一色。』

李鳳先老漢也說：『幹推車繁梁的這號活，我比不了年輕的，耕地這號活，年輕的就不如我拿手，等辦起社來，我成天抹犁具把。』

去年冬天，多貴看看辦社的條件已經成熟了，便跟大夥商議好，向上級要求辦社。

政府經過調查研究，果然批准了李多貴互助組轉爲農業生產合作社。這一來，真把多貴和他的組員們樂壞啦。

李多貴互助組轉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消息，風快地傳遍了全村。李新和李永知道了，也

非參加社不可。原來，李新、李永和李鳳九在一個互助組裏，李新是組長。他是個青年團員，雖說年輕，可真有本事。村裏人都說：李新真有肚量，能和鳳九這號人幹長遠啦，就不簡單。

李新和李永再三要求，入了社。這個組只剩下個李鳳九。鳳九對入社老是猶猶豫豫，李新和李永就不撒手地動員他一塊入社，他到底不說痛快話。

李多貴見李新互助組只剩下個李鳳九，如果他不入社，又找不到對意的組，單幹起來礙了生產是不相宜的。所以在一天晚上，多貴又同李新找到李鳳九的門上，跟他談了些入社的好處。李鳳九聽了一氣，最後答覆說：『晚上我再合計合計，不入社明天給你們信。』多貴臨走時又對鳳九說：『共產黨領導的事，光有好沒有壞，你就不用三心二意的！』

出了鳳九的門口，多貴對李新說：『他明天再說不入，咱再想法動員，要是再動員不過來，咱就幫他找上個合適的組，可不能叫他自己單幹呀！』

想不到第二天，鳳九倒願意入社了。多貴、多壽和李新這些人才放了心。

的確，鳳九的入社可不是輕而易舉的，打李新、李永入了社，他就白天黑夜劃算，特別是入社的頭一天夜裏，他一宿沒睡着，算的可清啦：第一，多貴互助組平均每畝收小麥一百八十斤，苞米每畝收七百多斤；自己小麥每畝只收一百二三十斤，苞米每畝只收五百斤；第二，領導人是李多貴，心眼正板，凡事大公無私，這樣的人領導，不能給虧吃；第三，社裏人馬農具

齊全，條件好，能多打糧食。可他覺得入社也有缺點：第一，自己種莊稼的手把強，粗細活李格莊沒有能比過他的，若一樣算工，自己吃虧；第二，社裏手多嘴亂，有的吃硬，有的吃軟，好鬧意見。他把優缺點好一頓掂比，覺得只要多得糧食就行，其他都是小事。他拿定了主意，先進社試試，有好處就幹，沒好處再講。

李鳳九剛入社，許多人說：『小算盤』（鳳九的外號）哪夠入社條件？後來經李多貴反覆解釋，才把大家的認識統一了。

建社委員會成立起來以後，李多貴召集全社社員開會選舉幹部，大家一致同意多貴任社長，李新當會計，多壽、李永、春桂等人擔任委員。

接着，李多貴便和大家討論土地入股和牲畜定分問題。在討論土地入股時，絕大多數社員對土地入股，統一耕種，統一分糧，都表示極其滿意，只有李鳳九不吱聲。他暗暗想：我淨好地，一樣施肥，我地裏的莊稼能先長起來。所以他主張各人往各人地裏送糞。多貴解釋說：『土地入股了，就應該由社裏統一施肥。要塊塊地的莊稼都長得好，社員才能多分糧，光一塊地好，好到十二分也不頂事。』這樣鳳九才算過賬來啦。

在討論牲畜定分的時候，張老頭和李鳳九爭執起來了。李鳳九的小黑驢被評為八分，他說能抗十分。張老頭說：『若李鳳九的牲口能評十分，我的大叫驢也能評十分！』按實情

說，他倆的牲口差不離，都應該評八分。李鳳九偏說他的牲口順手。張老頭說他的牲口有勁。這問題爭了半天沒解決得了。多貴說：『你兩家的牲口先擱一擱，先評我的吧！』

大家一聽多貴要求評他的，多貴的大青騾子立刻在大家的腦子裏轉轉起來了。李七忽地站起來說：『社長的騾子我看能評十一分，大家說多少？』大家一聽都說合適。多貴連忙說：『多啦，多啦，我看頂多評十分。』不管別人怎麼說，多貴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，到底定了十分。大家都說『不公』。

接着評李永家的騾子，他的騾子按實說跟社長的一樣，若照着起頭那個標準得評十一分，可是叫社長那個大青騾子一比，比的也沒法說了。結果李永自己說，應該和社長的一樣。

鳳九和張老頭在那邊坐着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，感覺自己太小氣、太自私。評到最後，張老頭說：『我太自私啦，我的牲口比起社長的來，只能評七分。』鳳九最後說：『那我的只能評八分。』到底兩個還是一樣，都評了八分。

二

『和風來，地凍開。』農民們都忙着春段工作。李多貴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全體社員，都

接着整個計劃行動起來了。年青力壯的小伙子們推着小車，『吱吱嘎嘎』一個勁的往地裏搬糞。老頭子們都在坡裏揚着鞭子『嘟唉唔嚟』趕牲畜耕地。像李鳳九這幫手把巧的就在地裏『噶噠噶啞』地扶耩下種。其餘的人有的在山洞裏『哼呀咳喘』地打石頭，準備砌水井，有的揮着鋤頭『吭哧吭哧』地刨園地。婦女們，有的參加田野勞動，有的忙着辦飯、照看孩子。大家分工分業，忽忽隆隆搞的怪熱鬧的。鳳九也覺得有趣。

在大家緊張幹活的時候，多貴除了掌握全盤情況外，更注意掌握大家的工作情緒。他自己的體格不壯，幹起活來可愛搶先揀重的。在春段工作裏，他非要去推石頭不行。社員都不讓。李新說：『你的腰不吃力，推石頭哪行！』多貴還一個勁地要去，李新說：『那麼，咱倆使一輛車吧！我推你趕。』多貴說：『哪不是要浪費一個勞動力嗎！叫小喜（多貴的小兒子）給我趕車就行。』大家都不要，說：有年輕的，哪能叫你推！推石頭這事多貴沒爭到手，只好到石礦那裏去掌握搬石頭、裝車子的工作。

*

鳳九和雙尖頭是隔家鄰居，兩家常來常往的，在春耕時節的晚上，雙尖頭到鳳九家去得更經常啦。有時坐下啦，有時見鳳九不在家，站站就走。成娘（鳳九老婆）心裏納悶：這忙煙煙的時候，雙尖頭爲什麼來得倒反經常啦？

一天晚上，鳳九放下飯碗聽動靜，『咄咄咄』地約莫是雙尖頭又來了。等他進來，鳳九一看，果然不是別人。鳳九閃了個地方，雙尖頭便坐下了。

『怎麼樣，幹得上來？』雙尖頭剛坐穩，便朝鳳九這樣思叡着說。

『湊付着幹吧。』鳳九沒表示什麼態度。兩個談了一會，雙尖頭便從誇張鳳九耨地的手把強談到他今天僱了個零工耨地的事。

『工夫幾千一天？』鳳九這一問，正在雙尖頭的意料中，他便意味深長地答道：『多少錢？那可不一樣啦！普通活四千，耨地工非得六千用不下來！我用了一個，就付了人家六千整！』鳳九一聽，按着腦袋，低拉下頭，思慮起來。雙尖頭就趁熱打鐵，說：『前天我有意思求你耨，聽說你成天在社裏扶耨，不能隨便離開，也就沒難爲你，知道你現在是有管轄的人啦！』雙尖頭見鳳九沒吱聲，只是低着頭想，他更裝得很正經地說：『社裏也不能叫你吃虧，有手藝的人到哪也高，大約耨地掙分也能多，不能和送糞、耕地的工頂工吧？』

『一分也不多掙呀！』鳳九一抬頭，就又低下了。他早在盤算着：細工粗工一天差兩千，半個月就是三萬。三萬能糴四升●多粗糧，四升糧三口家能過半月日子……虧是吃大

● 每升約十二市斤。

啦，若長久下去，吃虧就沒有個底！想着，想着，他不由得長長地出了一口粗氣。雙尖頭見這般光景，便火上加油地說：『你這不是出門認乾娘，找着當下輩嗎？』他裝出極表同情的模樣：『咱早就說沒有光沾，細工粗工一樣掙分，一斤銅一斤金子能一般價錢？』

成娘在炕上縫着衣裳，聽得不順耳啦，氣嚕粗地朝着正間裏說：『誰說沒光沾！入了社，先不用老婆孩子成天價跟在屁股上！』成兒躺在被窩裏，往日這時候早睡着啦，偏今晚到現在還沒合上眼，細心地聽雙尖頭和他爹啦呱。他想起了張老師的話：『成，您爹真進步啦，參加了合作社，你也不用經常請假啦！』想着，聽着，早就生起雙尖頭的氣來，聽娘這麼一說，也引起他的來啦：『入社不好？！我和你小冬一塊上學，俺爹從入了社沒叫我誤學，小冬就得常請假！』母子倆這麼一說，雙尖頭就坐不穩啦。

『咱合得着，我才說這個……』說着站起來向外就走，鳳九很不過意地批評着老婆孩子，送出了雙尖頭。

雙尖頭是李大盛的外名，因為他爲人尖的程度，比一般『尖頭』還尖上三分，所以人們送了他這麼一個名符其實的名字。他的疍幫頭，因為他尖的太狠啦，今年春耕時耕着耕着就和他分了犂。他覺得一個人耕地太困難，另找幫頭吧，人家可都不敢靠着他，隔他遠遠的，他千思萬想，只有找李鳳九還有點希望。他知道鳳九是個好算小賬的人，所以便千方百計想

把他從社裏拉出來。

當天夜裏，李鳳九躺在炕上，翻來覆去地想：大盛說的對，憑我這號手把到哪裏不吃香，按工錢說，一工換工半……

從此，鳳九那股集體幹活的熱氣冷了半截，處處往自己吃虧的地方想：自己的小驢和張老頭的叫驢算一樣的分，自己吃虧了；人家掙的分不比自己少，自己吃虧了；人家婦女孩子也能掙分，自己又吃虧了……

三

坡裏的春苗青澄澄地惹人愛。全村的莊稼手有好也有歹的，都評論說社裏的青苗出的壠直苗勻。人人喊好。社長在總結春種的社員會議上也表揚過：大家都很努力，地耕的深，耙的細，種下的勻。並提出下階段的工作主要是剷苗、打井。

鳳九聽了社長的話，嘴裏不說內心想：種下的勻是我耨的，苗出的齊是大家的，給我點什麼『好處』？剷苗打井，別人多賣點力氣吧！

一枝動了百枝搖。打井的事，鳳九對社裏的決議又是滿肚子意見。井不是不同意打，而是打的地點不對心思。在鳳九心裏，地雖入了社，還是把井打在誰家地裏算誰幸運，地裏

打上了井，即便後來有什麼變化，退了社，還能撈到用水，所以他希望要打井就打在自己的地裏。事實與鳳九想的半點不符。因為他的地與社裏人家的地連不起片來。社裏決定暫打兩眼井，一眼打在村東大幫地裏，一眼打在村前長阡地裏。若這兩眼井打好澆起地來，連鳳九的地邊也掛不上。鳳九對井這樣打法不滿意，社長也知道，曾再三對他解釋：井不管打在哪裏都是一樣，反正都屬大家所有。但鳳九老是聽不入耳。

社裏都知道打井這活又是鳳九的拿手戲，都推他指導着幹。哪知他更拿起把來啦，一再地推辭說打井的事他外行。大家一齊動員了半天，多貴也說：『能者多勞，打井鳳九哥也得多費神啊！』他才吞吞吐吐地說：『幹着看吧。』

這幾天，推石頭的推石頭，挖井筒的挖井筒，大家幹的都挺熱情，只是鳳九越幹越洩氣，總覺得井是給人家打的。又想：不是我入了社，你們甭想能打出眼井來。和他一起打井的夥計們問他：鳳九！這幾天怎麼不高興啦？他說：『反正咱說話不好使，叫怎麼幹就怎麼幹吧，哪有咱不高興的！』

挖井的第五天，鳳九見太陽懶洋洋地下了西山。別人還在不抬頭地幹，但鳳九早蹲在土堆根下『巴嗑巴嗑』抽煙去啦，一袋，一袋，又一袋，直抽到夥計們都住了手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鳳九忽聽後邊有人吆喊：『鳳九！一塊走！』他回頭一望，雙尖頭扛着

張鏃在後面喊。鳳九站了站，社裏的夥計們都沒停地走了。雙尖頭幾步趕了上來。

雙尖頭那天晚上在鳳九家裏碰了壁，雖有時還去走走，但不那麼經常啦，『要緊話』只是找機會和鳳九碰頭『嘀咕嘀咕』。今天又算碰在一塊了，雙尖頭當然又要說他的『心底』話。

『這幾天不離吧？井還計劃到你地裏打眼？』雙尖頭一問，就把鳳九問慙了氣。鳳九老半天才說：『你的話對啊，光沒有咱沾的，吃虧可得算個整份！』其實雙尖頭早打聽過社裏打井的事，也看出了鳳九的心思。『叫我看看，你是個有數的人嘛，就趁早，吃虧得相應現在你還有個數，以後……』雙尖頭說，李鳳九聽，越說越有勁，越聽越順耳。不覺走進村裏，在鳳九



踏進街門口的時候，雙尖頭還伸着脖子送了一句：『晚上睡不着的時候，把賬摺個底吧！』

晚上，鳳九又是千思萬慮地盤算了半夜，覺得虧是吃大啦。最後拿定了一個主意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太陽把西山照得通紅啦，鳳九還直挺挺的躺在炕上。成娘問他怎麼的，他粗聲粗氣地說：『累的！』

多貴從縣裏開互助組長、合作社長會議回家，聽李新、多壽這些人說，鳳九這些日子不知爲什麼成天價低着頭幹的沒有勁，多貴一聽什麼也不顧了，向鳳九家走去。

鳳九猛一翻身，忽聽『吱——』一聲街門敞開了，接着便聽見李多貴的聲音。成娘見社長來啦，便急忙的讓進了屋裏。

『鳳九怎麼啦？』多貴掀開門簾一看，鳳九臥炕沒起，便急急地問：『病啦嗎？病啦嗎？』只聽鳳九用鼻子『哼』了一聲。多貴坐在炕沿上安慰了一番。使手試了試鳳九的腦殼，可有些熱，說應該吃點藥。又問他感覺怎麼的。問這問那，鳳九憋了半天，說：『社長！我得……得退社，社……裏的活我實在幹不來！』多貴一聽，好像一瓢涼水從頭上澆下來，渾身發了涼，就忙着對鳳九再三的勸解，問他是不是爲種地的事，他也不說，問他是不是爲了打井的事，他也不道，問他是不是評分不公，算賬不清。千問萬問，他只說：『社裏活我幹不來！』多貴最後說：『你還是不退好，咱社裏有缺點，大家夥研究改進！』他緊瞅着鳳九的